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 
第三十六回 雙玉人重逢合巹 三義俠衣錦還鄉

詩曰： 玉人漂泊久無憑，今日相逢兩遂情。  
龍燭插金來鳳闕，紫袍籠玉出宸京。  
羅香密綰同心結，錦字重傳舊日盟。  
眾俠承恩歸故里，共傾赤膽報明廷。

話說段元帥一行人出了山口，行不半里，便遇著杜伏威等眾將遠來迎接，齊到寨前下馬，前遮後擁入中軍帳來。杜伏威扶段韶居中坐了，率眾將啟居參見畢。段韶答禮道：「蒙眾將軍盛雅，曲從愚意，歸命朝廷，老夫不勝慶幸，何敢當此隆禮？」杜伏威拜道：「某等皆因勢豪所逼，以致謀動干戈，無非濟困扶危，替天行道，不敢妄為，蒙大元帥赦宥納降，情願執鞭墜鐙，以報殊遇，張三弟又蒙俯賜良姻，既為結契之尊親，實乃超拔之恩主也。」段韶道：「眾將軍年雖弱冠，各負雄才，文武兼通，正堪為朝廷之股肱，廟廊之棟棟，今能順天知命，解甲而降，準擬青史標名，流芳千古，下官見皇上，備奏將軍等情由，保諸位恩榮媲美，稍或虛言，有如此酒！」言畢，以酒灑地為誓。

杜伏威等叩首拜謝，請段韶居了正席，齊穆次之，其餘次序，兩傍排列而坐，奏動軍中得勝鼓樂。酒過數巡，段韶舉著金杯對眾道：「老夫獲此佳婿，事為偶然。老妻曹氏向來無子，只生小女二人。長女球瑛，適今朝內國子監祭酒經筵講官張雕，目下因告養親回家，其家與寒舍只隔里餘。次女琳瑛，年方一□六歲，小長女五歲，因老夫久宦在朝，未曾受聘。今得與張郎永侍巾櫛，小女終身有託，光我門楣。世間有這般巧事，長女之婿姓張，為文章領袖，次女之婿亦姓張，乃將帥班頭，兩家一姓，文武聯襟，天下最難得者也。非諸將軍福庇，老夫安得有此快婿哉！」杜伏威等舉杯躬身道：「此太宰大元帥閔閔之福，小將等何與之有！」

段韶又問張善相道：「賢婿以玉人為聘，諧此姻事，但這玉人，老夫昔日征異域得來，乃是香玉，非中國諸玉可比，次女琳瑛見而愛之，遂與玩弄。不意中秋之夕，拿出一甌，次早不見了一個，小女著驚，因而抱病，至今未愈。此玉人出在萬里之外，縱使錢如山積，何處去買？素聞張郎善于法術，故以相難。不意果得此玉人，又係舊物，不知張婿何術所致，從何處得來？」

張善相躬身道：「承岳父明問，小婿不敢不以實告。小婿因走馬踏死人命，棄馬脫逃，至檀府花園後門，見園門半開，時已二更，無奈潛身入園躲避，蹲于靈應大王神廚下。尊婢春香姐適來鎖園門，小婿以苦情訴之，蒙不趕逐，匿小婿于園之東軒。次早瞞著夫人小姐，私竊飯食救濟小婿。小婿深感其德，遂與訂盟，異日寸進，必娶為妾。小婿問及檀府姓氏家門，春香姐備與小婿言姓段，老相公在朝為都督之官，夫人曹氏，在家有小姐琳瑛，年方一□六歲，與小婿同庚，美麗無比，未曾受聘，於是促小婿出門，恐夫人知覺。小婿以乏盤費告之，春香竊小姐玉人一枚相贈，云此乃無價之寶，賞之可得千金，因此小婿得這玉人，珍藏至今。乃岳丈之舊物也，豈有法術可致。但小婿既與春香訂盟，必報其一飯之德。若非春香救援，小婿焉有今日，悖之不祥。今得結絲蘿為岳翁之半子，望成就兒女之私，遂小婿得隴之望，併賜春香為妾，俾私情信義為兩全也，岳丈大德，銘刻不忘。」

段韶笑道：「可知小女不見了玉人，更無覓處，乃春香這妮子竊去，老夫要加刑罰他，一味左支右吾，原來是他竊與賢婿。但這妮子是斯役賤婢，豈堪與郎君為妾，既有所約，老夫必當奉贈，只是太便宜了這妮子也！」張善相大喜，頓首致謝。眾皆歡悅，盡醉方休。是夜段韶等一班就在杜伏威寨裏安歇，部下兵另屯一寨。

次早升帳，諸將聚立。段韶道：「諸位將軍既已歸順朝廷，不可在此羈滯，幸早入京面聖。」杜伏威道：「某等願隨大元帥朝京，但各處城池守將，俱是某等部下，乞元帥鈞旨定奪，然後起行。」段韶道：「各處所委守城將士，皆依舊職，不宜更動，奏過朝廷，論材陞擢。杜將軍隨行一班將士，同赴京師。所有□萬餘眾，可分撥各處守衛城池，將軍等略帶軍士朝京。」

杜伏威與薛舉張善相查訥計議此事。查訥道：「今觀段元帥乃誠實長者，所行之事，盡皆合宜，決無他變。我等選三千精銳軍士隨行防護足矣。」查訥當下分調軍馬，令常泰等一班戰將守衛各郡城池，王驥王驥兄弟三人監守諸郡，以防不測。杜伏威、薛舉、張善相、查訥、繆一麟五將，帶三千鐵騎，隨段韶班師。分撥已定，拔寨起行。不數里，已到岐陽驛。刺史和用行，預于驛內辦下筵席，邀段韶杜伏威等赴宴，一面犒賞三軍。此是慶賀太平筵席，各無疑慮，開懷暢飲，當晚皆宿館驛中。次早起行，和知府送了□餘里，拜別自回。一路無話，直抵晉陽。段韶和齊穆商議，發付杜伏威等軍士，權在城外梵天寺中屯紮，著嚴敬、趙銀、馬信、洪修、孔整五將相陪遊玩。

段韶齊穆二元帥進城，到五鳳樓前，早是午牌時分，後主尚未退朝。黃門官啟奏，段都督得勝班師，在朝門外候旨。後主大悅，即宣二元帥進朝，俯伏金階，三呼萬歲已畢。後主道：「巨寇猖獗，失陷許多城池，賴二卿智勇，一戰成功，朕心嘉悅。」段韶將交戰中計、招降之事陳奏。後主驚道：「二卿老成持重，反遭賊人奸計，若非以忠義感動其心，幾乎喪師辱國。今得歸附，皆二卿之功也。」段韶叩頭道：「臣等僥倖成功，陛下洪福所致，臣等何功之有？但杜伏威等俱少年豪俊，萬夫之敵，原非叛逆，皆緣貪官污吏肆志暴虐，剝削小民，激起英雄之氣，以致震驚乘起。今知天命，解甲來歸，乃社稷之靈，陛下天威所懾。乞陛下待以優禮，賜以厚祿，團結其心，足為朝廷重鎮，管取周陳二國，聞風畏懼，不敢輕觀本國矣。」後主准奏，又問：「杜伏威諸將今在何處？宜來面朕。」段韶奏：「杜伏威一行軍馬，權在城外梵天寺中，專候聖旨。」後主御筆手詔，赦杜伏威等之罪，差近臣二員飛馬召來。兩個天使奉聖旨，立刻往梵天寺來。杜伏威等五人見聖旨到了，忙排香案，開讀已罷，隨即同天使進朝。黃門官引入金鑾殿前，山呼舞蹈。後主見五將人材表表，相貌堂堂，喜動龍顏，頒下玉音道：「朕聞段太宰所奏，足知卿等忠義之心，所有過犯，盡皆赦宥。」杜伏威等叩頭謝恩。後主又道：「朕嗣位以來，遭時不造，干戈兢起，強敵侵凌。卿等盡心為朕出力，必不負。」

杜伏威當先奏道：「臣等蓬茅賤士，韋布愚夫，幼讀詩書，頗知大義。因見國家多事，賊寇蜂起，故聚義兵為陛下除亂。奈守土官不察，反以外盜相禦，勢不由己，以致驚動天兵，罪當萬死。感蒙天恩，臣等肝腦塗地，不足以報萬一也。」後主聞奏大喜，著光祿寺賜宴，議封官職。五將謝恩出朝領宴不題。段韶當駕又將次女琳瑛許配張善相之事，俯伏奏聞。後主道：「此卿家事，得婿如此，汝女終身有託，任卿為之。」段韶叩頭謝恩。天子退朝，眾臣皆散。

次日早朝，百官拜舞罷，大司馬韓長駕出班奏道：「杜伏威等雖受招安，部下將士數千，原係亡命之徒，屯聚梵天寺中，切近皇城，設有不測，何以禦之！乞陛下聖旨，先將他人馬調散，然後授杜伏威遠方官職。伺彼有隙，緩緩除之，庶免後患。」後主低頭不語。尚書僕射和士開向前道：「韓司馬之言，深達國計，陛下不可不從，臣觀杜伏威諸將，年少英雄，抱負不凡，終非久居人下者，不如及早圖之，以免後患。」後主躊躇不決。只見段韶連聲道：「不可不可！和尚書韓司馬所奏，誤國非淺。當今時世亂離，干戈不息，周陳二國屢侵邊境，疆圍日促，萬民塗炭。國家急務，惟在收羅豪傑，延攬英雄，固結其心，藉彼勇力以保社稷，乃為上策。今杜伏威等俱有文武全才，得來歸服，國家之大幸也。陛下若委以重任，賜以厚祿，彼必鞠躬盡瘁，以報陛下。何故欲調散其眾，疏遠其身，以啟彼攜貳之心。倘一時有變，是激之反也。若說俟彼有過殺之，誅降戮順，又非朝廷待賢之典。苟慮杜伏威諸將有變，臣敢以全家保之！」後主聽罷大悅道：「聆卿所論，使朕豁然。杜伏威等當授何官，方稱其職？」

段韶奏道：「臣觀杜伏威薛舉精通法術，力敵萬人，可當大將軍之任。張善相查訥深明天象，善曉兵機，智勇足備，可居藩鎮之職。繆一麟弓馬熟閑，善撫士卒，可居邊隅保障之職。今西蜀一帶地方，自楚州至蒲原瀘雅，蠻獠錯雜，朝變夕更，每每殺害官長，劫掠賦稅，甚且稱王建號，大肆淫毒。從晉末迄今二百餘年，殆無寧日，非智勇足備者不能鎮之。陛下宜授杜伏威等三人鎮守西蜀，得專征伐，則西北一帶地方必然無事，可免朝廷北顧之憂。」後主允奏，御筆親封杜伏威為鎮安侯靜國大將軍，帶領本部軍

馬一萬，鎮守西蜀楚州江油二郡，管轄三州二縣地方。封薛舉為信陵侯定國大將軍，帶領本部軍馬一萬，鎮守信州牂牁昌城三郡，管轄一州二縣地方。張善相為安化侯護國大將軍，帶領本部軍馬一萬，鎮守青州、蒲原、漢嘉、蒙山、瀘州等處，管轄三州七縣地方。查訥繆一麟為顯武將軍，查訥輔佐杜伏威鎮守楚州，繆一麟輔佐張善相，以鎮守青州。各賜黃金千兩、錦段三百疋、廐馬千乘。其餘常奉諸將等，皆授武德將軍，分隨杜伏威等蒞任，待後有功陞賞。外欽賜張善相龍燭一對，金花二朵，錦袍一襲，玉帶一條，擇日段府成親。段韶加為太宰總督大將軍，齊穆陞為副總督將軍，嚴敬陞為昭勇將軍，其餘出征將士皆陞一級。又著樞密院差官，查視延州諸郡縣所少官員，量材擢用，補缺拾遺，如奪任者，照舊供職。段韶率杜伏威諸將赴闕謝恩。杜伏威又上表陳奏：「臣等感陛下天恩，寵賜爵祿，富貴極矣。懇恩乞賜臣等暫回故鄉，省親祭祖，以彰陛下寵榮。伏乞聖旨。」後主允奏，賜五臣衣錦馳驛還鄉。五將謝恩，帶隨行軍馬與段韶即日起行。有詩為證：

身惹御爐煙，將軍衣錦還。

聲名馳故里，譽望振邊關。

再表段小姐琳瑯，自夫人遣張善相去後，病體懨懨，漸加沉重。四肢無力，諸事慵親，未免害了些目倦木田下心的症候。春香再三勸慰說：「小姐，張官人決不負心，榮歸有日，何苦愁損玉容？」小姐蹙著雙蛾，長吁了一口氣道：「春香，你那知道我心事來？老爺與老夫人許大年紀，並沒一個子嗣，止生我姊妹二人。大小姐嫁了張翰林，分貴顯，甚是得所，只我一人未聘。夫人嘗說，要將我招個贅婿，奉養天年，只待老爺回來。我嘗思張官人之言，這些公子王孫，佳者能有幾人，倘招了一個不尷尬的，不如姊夫，豈不誤了我終身之事？所以看得張思皇這人英俊天成，紋犀貫頂，乃大貴人之相，抑且與張姊夫同姓，又與我同庚，一時不思，與他月下羅帕玉人之約。然事不三思，終貽後悔，平地地遇個男兒，怎麼就把千金之軀相託！想此人丰標多情，一朝貴顯，豈無佳人求配？那時別娶嬌姿，那裏還記得月下之約？我若永守前盟，夫人逼嫁，必然是死；我若從了父母之命，又背了月下深盟，禽獸不如。進退兩難，因此日加沉重。」春香道：「小姐且自寬心，若老夫人逼小姐改嫁時，春香就對夫人直言，說小姐已與張官人月下私期成了親事，難道又好贅得別人？」小姐嗔道：「獸丫頭，倒說得好太平話兒。羞人答答，這事如何好提？今張官人一別，杳無音信，不知他蹤跡何如，安否何如，功名何如，好生教人放心不下。昨日心緒無聊，偶然製得羅帕玉人迴文絕句二首，念與你聽。」題羅帕詩曰：

羅香一幅半題詞，月魄盟深刻漏遲。

何奈可沉魚與雁，夢入愁念繫人思。

迴文云：

思人繫念愁人夢，雁與魚沉可奈何。

遲漏刻深盟魄月，詞題半幅一香羅。

題玉人詩云：

雙成再面郎如玉，獨處堅心妾比金。

香玉遠分人異地，鳳鸞交折兩同心。

迴文云：

心同兩折交鸞鳳，地異人分遠玉香。

金比妾心堅處獨，玉如郎面再成雙。

吟罷，淚如雨下。

春香道：「小姐好詩，顛倒迴文，兩韻俱和。小姐可寫在錦襖兒上，待張郎來時，索落他也和兩首。」小姐道：「知道他來與不來，多應是九泉相見。」春香道：「我倒忘了與小姐賀喜。」小姐問：「喜從何來？莫非張官人有書寄回？」春香道：「不是張官人寄信，卻是老爺殺賊，得勝回朝。早間有報子來說，老爺陞官加爵，即便回家，那時玉人必有分曉。小姐請免愁煩。」

不說小姐病害相思，再說段韶與杜伏威等回家，不一日，已到常平鎮段府門首。段韶留杜伏威等在客廳安歇，每日大排筵席款待。眾軍士各給口糧，分投寺院客館權駐。段韶初到之夕，對夫人細言出征被陷，張善相獻玉人求親招安之事，目今欽賜龍燭金花錦袍玉帶，擇日與女兒完親。夫人驚道：「果然有了玉人，真大奇事！」心中暗思：「前者園中避難郎君，名為張善相，如何賊中亦有個張善相，莫非就是他？這玉人來得有些蹊蹺！」沉吟不決。段韶見夫人不言，又道：「還有一段奇事，夫人未知。」遂把張善相避難入園，春香丫頭瞞著夫人，與他東軒暫住，偷玉人與他，今他欲娶為妾之事，細細說與夫人：「因此這玉人原是故物。」

夫人聽罷，畢竟疑心那日黑早張善相誤入清暉堂之事，終未釋然，只得含糊應道：「原來是這丫頭偷了，蒙聖恩欽賜榮歸，了此良姻，又加大爵，正為雙喜。只是女兒病體分狼狽，如何合盍？」段韶笑道：「夫人不須煩惱，赤繩所繫，自然輻輳，我與你同去看女兒病體若何。」夫妻二人到小姐繡房內來，燈光之下，見女兒倚桌假寐，令丫鬟輕輕說知。

小姐抬頭見父親來到，勉強支撐，叫一聲爹爹，依然垂頭隱几，不能再言。段韶看女兒時，伶仃瘦弱，形容枯槁，貌若殘花，遠山顰蹙，全不是舊時模樣，不覺淚下，問道：「我兒病體，近日少減些麼？」小姐勉強答道：「從爹爹去後，病勢日加沉重。前聞戰勝回朝，略覺身子可些。數日來不知怎地，心窩作痛，夢寐不寧，口渴心煩，不思飲食。前者與爹爹玉人，曾帶來與孩兒否？」段韶笑道：「良緣天定，玉人今已成雙，我兒收了。」說罷，袖中取出一對玉人，遞與小姐。小姐接在手，輾轉細玩，果是原物，喜不自勝，笑道：「爹爹此物從何而得，乞與孩兒說知。」夫人道：「你爹爹奉詔討賊，內中有一少年大將，用計因你爹爹在于山谷，不期那大將就是後園避難的張郎。他結義弟兄杜伏威薛舉共聚義兵，據城奪地，勢不可當。卻為你親事，願歸服朝廷，散了軍馬，隨你爹爹班師面聖，朝廷俱授高官顯職，鎮守邊疆。又賜張郎龍燭金花錦袍玉帶，擇日與你成親。這玉人，張郎送與爹爹的聘禮。」小姐聽罷，笑逐顏開，便起身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一會覺心中寬爽，身體輕鬆，喫些茶湯也好。」段韶與夫人分歡喜，叫丫鬟快拿人參湯，小姐喫了，氣爽神舒，病體好了一半。夫人分付小姐寬心調養，好生將息。二人歸房措辦粧奩不題。

自此之後，小姐病體日漸痊可，飲食如舊，不數日，便覺花容精彩，玉體妖嬈。段韶選定吉日成親，至期大排筵席伺候。此時衣冠滿座，賀客盈門。大女婿張離亦乘轎前呼後擁來賀喜，送上禮帖，開的是錦段一圍牙笏一執金臺盛四副多補金花，外折儀一百兩羊四腔酒四樽，牲禮之類，不計其數。球瑯小姐亦回家省親，兼賀雙喜，亦備厚禮，皆是珠翠玉珮之類。母女姊妹相逢，不勝歡樂。張離頭戴烏紗，身穿大紅繡服，犀帶皂靴，先賀了岳父段韶，次與杜伏威等諸親相見。杜伏威等俱是錦袍玉帶，威儀整肅。次後與張善相行禮。善相頭戴烏紗，身穿紅花團龍織錦大紅袍，玉帶皂靴，丰采異常，宛如文昌臨凡。張離讓張善相是新郎，不敢佔右。張善相遜張離是大姨夫，又不敢佔先。張離道：「今日特來奉賀，思皇兄新客也，何必過遜！」張善相道：「姻婭論之，張兄居長，齒爵皆尊，焉得不讓！」遜了半日，張離只得佔右相揖，又回遜善相轉右再揖，次序而坐，交問表號，敘些親誼。後說及雙玉人重逢之妙，眾皆嘖嘖稱羨。段韶又談及二女大瑛小瑛，得配二婿大張小張，一文一武，富貴雙全，世之罕有，只聽得堂上堂下一片奏動，鼓箭笙簫聒耳，歡笑盈門。少焉吉時已到，堂上點著一對欽賜的合巹龍燭，堂前垂掛珠簾，大張花燈，懸紅結彩。小姐頭戴珠鳳冠，身穿霞披繡襖；張善相換了束髮紫金冠，身穿御賜錦袍，腰繫藍田玉帶。前後簇擁，同上華堂，瞻拜花燭，鼓吹細樂，迎入洞房。這一段姻親非同容易，不比尋常，千古奇逢，百年佳遇。有樂春風詞為證：

龍燭搖紅，金花耀目。慢誇雙玉重逢，試看鵲橋初度。繡帷深處，列笙歌，纖手同攜，把香肩並俦。俊傑嬌娃生一對，彩鳳文鸞共舞。須知道，天賜姻緣證果。

段韶陪杜伏威等飲宴，夜闌方散。

張善相與小姐同飲合巹之杯，共效于飛之樂。花燭下張善相取出羅帕半幅，付小姐道：「玉人先已成雙，此帕今齊作合，小姐

之帕安在？」小姐亦出羅帕半幅與張生道：「自君之別，妾謂此生未必再會，豈料今夕果得成雙！」遂命春香縫作一幅。張善相笑道：「留取此帕，海棠枝上拭新紅也。」小姐道：「使妾那夜與郎苟合，今日復何面顏？妾終日思君，作迴文詩二首，出以請教。」張善相看罷，大喜欲狂，因說：「小生出門之時，亦有二詞託春香姐寄與小姐，未審見否？」小姐道：「未見。」春香笑道：「呀，是妾忘了，不曾送與小姐。」急向奩中檢出。小姐看畢微笑。春香道：「夜色深沉，二位請自安息，明日敘闊。」說罷，垂幃而去。張善相忙牽其衣道：「姐姐，今夜何以發付小生？」春香附耳低言道：「小姐在此，賤妾何敢？應須明日上奴床。」張善相大笑，於是與小姐解扣吹燈，鴛鴦枕上，海誓山盟。翡翠衾中，鸞顛鳳倒。訴不盡往日相思，說不了今宵歡愛。兩人如漆投膠，似魚得水，樂不可言。

話不絮煩。倏忽光陰易過，又早一月。杜伏威查訥等上堂見段韶稟道：「某等感元帥大恩，完就張三弟親事，今已彌月，某等叨擾太甚，欲拜辭上台，暫回故鄉省親，拜謁恩師林住持故舊人等，然後赴任，特候台旨。」段韶道：「本欲再屈留諸君數日，既欲歸省，不敢久淹。明早黃道吉日，奉餞啟行。」杜伏威等致謝而退。

次日，段韶大設筵席餞行，張離等俱來相送。飲酒中，段韶對杜伏威道：「諸君且同小婿歸省；不久再得相會，張郎蒞任之日，然後送小女同行。」命家僮捧過金銀段疋，聊為贖儀。查訥謝道：「感元帥提携厚德，已銘肺腑。所賜金帛，斷不敢受。」段韶道：「些少薄禮，不必固辭。」杜伏威只得收了。酒闌席散，拜謝而行。張善相進內辭別夫人小姐，隨後上馬。段韶與張離親自送了一程，兩下分別。杜伏威等帶領三千軍士，取路往朔州郡來，一路無話。到郡之時，常泰、王騃、王驥、皇甫實、曹汝豐、尉遲仲賢、黃松、朱儉諸將，會同迎接入元帥府坐下，眾將參見，各各問安。杜伏威將面聖封官賜親事體說了，就將御賜官誥文憑給與諸將。王騃常泰等望闕謝恩，就在帥府安排筵宴，杜伏威主席，眾將遜序而坐，酣飲以敘闊情，至曉方散。

杜伏威眾將與裴澄澄希堯諸官作別。裴澄道：「某感元帥之恩，正欲朝暮奉聆教誨，不期又成離別，思之殊為傷感。此後某即掛冠歸田矣。」說罷，潸然垂淚。杜伏威眾將亦各灑淚，再三寬慰，作別而行。不數日，已到河東郡，府縣文武官員，離城遠接。杜伏威一一以禮相待。又早來到廣寧縣石樓山林澹然莊上。林住持每使人探聽消息，已知備細。原來張善相逃竄之後，張太公父子心下憂疑，常到莊上和林澹然講談，消遣悶懷。次後張善相到朔州，時有書寄回問安，張太公方纔放心。自從杜伏威起兵，攻取州郡並招安之事，林住持一一都知。又有人報說杜伏威弟兄諸將，入朝廷俱封官爵，早晚將次還鄉。時值仲夏天氣，林澹然接張太公父子到莊內後園乘涼，賞玩荷花飲酒，忽聽得軍馬喧鬧，人聲鬧哄。道人飛報說：「住持爺，不好了！不知何處來的軍馬，將莊前圍定，怕是賊人。請住持爺出去退他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痴老子！非是盜賊，必張郎輩回來了。」苗知碩胡性定沈性成齊起身道：「我等都出去一看。」往莊外來探望，杜伏威等一行人已到莊前，都下馬步行入莊來。苗知碩三人見了，喜從天降，跑出莊笑臉相迎。杜伏威道：「未見林爺，不敢施禮。」分付查訥等：「暫在莊前伺候，待我稟過之後進見。」又號令軍士依隊伍排列，不許喧嘩。杜伏威薛舉張善相三人，整肅衣冠，隨苗知碩進到後園亭子上。林澹然見了笑道：「俺說是兒等來也。」張太公父子一見張善相，如獲奇珍，堆下笑來。三人向前齊下拜道：「不肖等遠離膝下，心切懸懸，久失侍奉，抱罪殊深！今睹尊顏，歡傾肺腑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汝等別後，聞說驟興兵馬，雖然累戰累勝，佔據城池，俺心中卻只是為汝等危懼。今喜歸服朝廷，又得封爵列土，老朽方纔放心。今日歸來，增輝多矣。但直盡忠報國，毋以爵祿為榮。」杜伏威三人再拜受教。又參拜了張太公，公孫二人，悲喜交集。次後又和張大郎、苗知碩、胡性成、沈性定俱見了禮。

杜伏威向前稟道：「不肖因巡按州郡，行至成州縣，偶遇傅司農姪女被鬼，不肖為之驅邪拯救，其女始痊。昔年不肖負公公骨瓶歸葬時，曾于隔塵溪逢姚卿褚一如二仙長，引見天主，傳以琴棋藥餌。又言師爺乃天主第一座弟子，犯酒戒暫謫塵寰，不肖亦是看丹爐仙童，有罪謫貶，後當修真煉性，復返本元。琴中有慢商調廣陵散之曲，嵇叔夜歿後，世無知者，命二仙傳與不肖，特留後序八段不傳。不肖問故，天主言留之以待姻緣配合。不意傅司農姪女舜華善此，感不肖救命之恩，欲傳此八段與不肖，以成全調。不肖憶天主之言，欲娶此女以順天緣。未曾稟命于師爺，不敢擅便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汝年已壯，宜受妻室。既夙緣素定，天主作合，便當娶之。何必拘拘也。」杜伏威又稟道：「不肖收得數員將士，累戰有功，朝廷皆授顯武將軍之職，今從不肖回來，在莊門首俟候，稟過太爺，然後敢進參見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何不早言？快請進來。」張善相接引查訥繆一麟等一位將官進園門參拜，林澹然答以半禮，又和張太公眾人見畢。澹然教一行人都坐在爽心亭坐下，設席相待。又問杜伏威隨行軍士共有多少，杜伏威道：「馬步軍兵共萬有餘，令分往各郡守衛，隨行軍士止有三千。」林澹然令苗知碩取常往白銀三百兩賜與眾軍，每人銀一錢，買酒肉喫。眾軍大喜，歡聲如雷。

張太公飲酒之際，問及孫子走馬蹏死人命逃竄事體，張善相將逃入段元帥花園，馬騰大王賜夢，段小姐贈羅帕玉人許結親，及助杜伏威攻取擒將，計困段元帥于苦株灣，招安面聖賜親之事，從頭訴說。張太公父子林澹然俱大喜，頂謝天地。薛舉道：「不肖等感朝廷恩賜，託太公師爺福庇，今已列土封侯，各分地境鎮守。欽限回鄉省親已畢，即要蒞任，就接師爺同去，以便朝夕侍奉。苗沈胡三位師爺和張太公喬梓，亦求齊至西蜀遊樂數月，聊表微意。」杜伏威張善相又都要接眾人同臨任所，三人爭之不已。林澹然笑道：「三人不必爭論，俺已跳出紅塵，久甘恬適，豈肯復戀人世繁華？任你隆禮供養，皆所不欲。俺向來垂涎峨嵋山景致，內多逍遙隱者，幸汝等在彼為官，隨便至峨嵋山頂結一茅庵，煉性修真，兼可尋師訪道。俺隨身自有用度，不必汝等費心。」

太公喬梓隨善相之任，苗知碩隨薛舉之任，性成性定隨伏威之任。汝弟兄三人亦不可疏了情分，于春秋二季，巡按邊郡地方，訪察民情，修緝城池，勸善懲惡，選拔人材，即於便途勝處之處相訂一會，以聚交情。上圖盡忠報國，次要修身敬士，三來練軍愛民。爾等功名富貴，全始全終，以期青史垂名不朽。」杜伏威、薛舉、張善相、查訥諸將，齊聲唯諾，當夜席散。

次日又設宴款待，一連盤桓了數日。杜伏威稟道：「朝廷欽限已近，乞師爺分撥將士，陸續起行，庶不遲誤。」林澹然選定吉日，隨發付繆一麟、王騃、常泰、黃松四將，跟張善相太公父子，同老僧帶領部軍一千、神將三員，取路到延州府，添上馬步軍九千，至青州郡蒞任。次撥朱儉、王驥、皇甫實、曹汝豐四將，隨薛舉帶領部將一千、神將三員，取路到南安郡，添上馬步軍九千，至信州府鎮守。又撥軍師查訥、王騃、尉遲仲賢三將，隨杜伏威帶領部軍一千、神將四員，取路往朔州府成州縣，迎娶傅氏舜華小姐為夫人。完親之後，添上馬步軍九千，至楚州郡蒞任。囑咐道人等：「看守莊院，灑掃佛堂，田地租息，儘可度日，俺得便還要回莊。」分撥已畢，杜伏威薛舉眾將拜別了林澹然，隨即啟行。一路風景不能盡述。到了路歧處，只得分袂，各自添軍至任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張善相公孫送杜薛二人動身之後，進城來合家團聚。令狐氏見了兒子，不勝欣喜。此時親故來慶賀者極多，終日飲宴作樂。張太公一面祭掃先塋，收拾行囊，委託家僮管理田園產業等項停當。數日後，林澹然來到，正要挈家起馬，只見張善相的母親令狐氏不欲同行。張我再三請問，又不肯言。張善相跪求，亦不肯允。張太公道：「這又是異事了！」拄著拐杖來問媳婦：「不去何故？」令狐氏道：「可請林太爺進來，方說明白。」張善相急出廳請林澹然進中堂，令狐氏將澹然拜了四拜，潸然淚下。林澹然與張太公等俱大驚，問為何如此。令狐氏敘往向林澹然稟道：「太爺在上，妾非令狐氏，乃昔年獨峰山五花洞中老狐是也。向年送天書與太爺之後，張大郎夙緣未了，又不敢再來。因令狐員外之女病療當死，我用法攝去其屍，變作其女。媒妁說合與大郎成親，情好甚篤。妾五百年修煉之真，盡種此子，今幸功名遂，妾與郎君緣分已滿，故欲拜別，復往名山仙洞，養性修真，求個正果，不戀繁華，只此拜辭而去。」

張太公父子並張善相聞言，皆哭起來，說成親多年，焉有再去之理。張善相扯住令狐氏衣襟哭道：「母親養孩兒辛苦，未曾孝順一日，怎忍一旦分離？即欲修行，在任亦可，何必拋棄骨肉，遠往山中，教孩兒如何割捨？」放聲痛哭。令狐氏道：「我兒不必悲傷。我名登仙籙，非凡女可比，若再戀塵緣，必遭天譴。只望你此去為官清正，愛軍惜民，不負林太爺教育之恩。得意處急急回頭，尚有相逢之日。」張善相見母親去志已決，哭倒在地。張我悲苦不勝，張太公亦嗟吁感嘆。令狐氏全無悲感，扶起張善相道：

「我兒，吾愛已割，吾志已決，不拂我修真之心，便是孝順。緣盡于此，哭之何益？」張我執手難分，張善相嚔啣欲絕。林澹然勸道：「既然緣絕，不可抗違。古云：能養親之志，稱為大孝。須索順母親便了。」張善相如何肯放？只見令狐氏從從容容拜了太公，又拜了林澹然，然後與張我作別。這張大郎哭得眼昏，張善相寸腸欲斷，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忽然不見了令狐氏。張善相撞跌而哭，張我苦痛自不必言，張太公流淚不已。林澹然勸慰說：「事已至此，令狐氏去修仙道，又非死別，後會有期，不必為無益之悲，且理正事。」再三相勸，三人然後收淚。後來張善相與杜伏威薛舉棄職修真，雲遊天下，到獨峰山與令狐氏重得相會。那時張我先已在彼，令狐氏傳張我張善相吐納修煉之法，不知所終，此是後話。

只見張我亦拜辭張太公林澹然，要往城外。澹然莊上修行，不願隨任，暇時兼可進城覺察僮僕督理田產。張善相苦苦哀求道：「母親既去，不能事奉，豈可又離父親膝下，曠定省之情？」張我道：「汝母倏然分離，我心內已成灰矣！汝既順母志，亦當順我之心。但小心侍奉太公，就如孝我一般，不必多言。」張善相無奈，只得從父之志拜別了，只奉張太公林澹然含淚上前取路，投常平鎮段韶府來。

段太宰已差人迎候，一同進府。段太宰與林澹然張太公行禮。小姐請張太公至後堂見禮畢，前廳設宴款待，其家僮虞侯將士軍校，各有賞賜。林澹然坐了首席，其次張太公，段太宰下席相陪，張離張善相兩傍侍坐。酒席間，張善相說起父母修行，不欲赴任之事，淚流滿面。又說起後園靈應大王馬騰托夢之異，今日果完親事，兼得顯位：「日前小婿曾許下心愿，得諧所望，重造廟宇，再塑神像。今有白金千兩，乞岳父收下，買一空地，蓋造廟堂，以酬此願。」段韶道：「賢婿有此善念，老夫自當完就，功成之日，可差人前來拈香。」善相領諾。林澹然張太公一行人，在段府又住了數日。張善相拜辭要行，段韶道：「本待再留數日，奈朝廷欽限已迫，只得相送。」張善相令繆一麟、王騏、常泰、黃松帶領軍馬同林師爺先行，次後家眷起程。段韶夫人贈小姐粧奩極其富厚。錦繡盈箱，金珠滿斛，隨從餘個家僮使女，又有春香為妾。張太公欣喜，拜辭了親家，段小姐拜辭父母，不忍分別，分哽咽。夫人與琳瑯小姐皆大哭，眾親族再三勸慰，小姐一一拜別，含淚登車，前呼後擁而去。夫人與球瑯拭淚回房，段韶乘轎同張離送了一程，各自分別回府。不題。

且說張善相一行人到延安府添上軍馬，取路往青州郡來。郡縣大小文武官員，俱遠遠出郭迎接。張善相差官蓋造帥府，招募勇士，延攬英豪，士民相慶。有詩為證：

藍田種玉配鸞儔，帥府談兵陞虎帳。

仁民愛物奏清寧，蜀地馳名張善相。

杜伏威娶了舜華，各自到任，皆勵精圖治，撫養黎民，所在無不貼服。

再表張善相所守地方，一處名為巴的甸，屬漢嘉郡管轄。有一洞主，名羅默伽，自漢末諸葛孔明收伏孟獲之後，封其祖烏蠻鎮守其地，子孫世居于此。山崖險阨，倍蜀道。洞丁數萬，皆務農耕，內有山田，足以自食。性勇狡猾，剛狠輕生，出入往來，皆佩刀劍。這羅默伽生得身長一丈，大眼紅鬚，滿身血肉橫生，青筋盤繞，兩臂有千斤之力，慣使一件兵器，甚是稀奇，名為鐵蒺藜。上陣常騎大象，部下有萬蠻獠，極其勇悍，四遠無人敢敵。因此附近土苗酋長畏其威力，盡皆賓服，受其節制。但此人縱酒重色，性剛好殺。當下值陽和天氣，二月花朝，羅默伽改換衣粧，帶領心腹蠻丁，取路往牂牁郡桃源洞尋芳玩景，隨路發弩放彈，射獵為樂，早行至洞前。遠遠見駿馬之上，坐著一個年少秀士，後面一乘山轎，跟隨數箇僮僕，迤邐而來，漸漸相近。羅默伽仔細偷覷，見轎中是一美人，姿容絕世，艷麗驚人，珠翠滿頭，輕羅襯體。羅默伽不覺眉留目亂，神魂飛蕩。當晚欲奪此女，爭奈遊人如蟻，不好動手。心下暗想：「且隨他進洞去飽看一回，又作區處。」

原來那馬上秀士不是村民俗子，乃漢嘉郡武陽宦族，姓阮名繪，字本素，是有名的一個才子。轎內美人，便是他渾家尹氏，因患怯症，禱于瀘州穆清廟中得痊。夫妻二人，僱轎馬跟隨僕從到廟還願，隨便到桃源洞遊玩。阮繪至洞口，正欲下馬，見羅默伽隨後而來，心中疑惑，問傍人：「那長大醜漢是誰？」傍人答道：「這是巴的甸洞主羅默伽爺爺，在此踏青。」阮繪聽了，心下大驚：「久聞此賊是個勇悍酒色之徒，可知道頻頻覬我渾家，甚非美事。」即分付渾家，不可下轎，自復跨上雕鞍，落荒策馬趨轎，奔西南而去。羅默伽步入桃源洞中，回頭望這美人，等了一會不見進來，復身出洞口，轎馬俱不見了，忙問洞口之人。有那好管閑事的苗酋，指著西南道：「這一行人從那裏去了。」羅默伽分付蠻丁飛步追去：「尾那轎馬，在何處停止，快來回報！」正是：

有緣千里能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畢竟這人追去遇著阮秀才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